

昆滇往事

因卤饵块而闻名的端仕街

□张俊



夕阳之歌

牵手

□尹祖泽

你知道吗？昆明端仕街因一座衙门而得名，因首创卤饵块而闻名遐迩。

这条街在何方？盘龙区政府1986年12月编《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地名志》这样写道：“端仕街 南起庆云街，北接威远街，长146米，宽4米……明末清初成街，清代为断事司衙，因有衙门‘断事司’得名。后改为端仕街，因当时多为官府人员眷宅，有为官端正之意。”什么是“断事司”？元代它是负责属民的分配和对罪犯判决的机构，此后逐步形成兼管财政和司法的衙署。可见“为官端正”，是从古至今官府与民间对官员的共同要求与希望，后来改街名，正是体现了这一愿望。此外，“断事”与“端仕”是谐音，改为“端仕街”更为顺口。

端仕街的高知名度是靠“和顺园”这块招牌打响的，是“端仕小锅卤饵块”的品牌让老昆明人对此街家喻户晓。

年少时，我曾多次随父母到和顺园

吃煮品，听说，“端仕小锅卤饵块”的品牌最初是由玉溪翟氏所创。1938年，翟永安在端仕街打出“和顺园”的招牌，出售家传之小锅米线、卤饵块，生意日益红火，门外常常排着长队。相传，还有在香港、重庆工作的体面老昆明人口谰了，托飞行员，用保温瓶到翟家买上几瓶，空运到外地享用。抗战时期，美军“飞虎队”不少人员，来品尝和顺园的煮品后还翘起大拇指赞道：“顶好！顶好！”还有美国军官认为，他跑遍世界许多地方，都没有尝到过这么美的食品。

“卤饵块”这一名牌的首创，是“歪打正着”由失误造就的。据已故滇菜大厨吴自得披露，民国年间的一天，和顺园一个老师傅当班，趁着顾客没来之空，正拿出水烟筒过把瘾。突然店外叫唤：“来一碗肉肉饵块。”他就叫徒弟看着锅。突然听到锅内发出要干的“滋滋”声，一看徒弟不在灶边。而食客是

位长官，马虎不得。显然煮煮已来不及，他急中生智，在锅里放入卤水和红油，三翻两炒端上了桌，心慌慌地生怕出乱子。谁知这位长官吃完后，笑眯眯地问他这叫啥饵块，老厨师随机应变答道：“卤饵块。”自此之后，“端仕卤饵块”之名传播开来。

后来，不但民间公认端仕街的卤饵块是云南名小吃，官方在正式场合也认可了，1997年，“端仕小锅卤饵块”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华名小吃”称号。1998年，昆明市饮食公司注册了“端仕小锅”商标，现在昆明已经在多条街道开了“端仕小锅”的7家连锁分店和一家配送中心，打的招牌都是“端仕小锅”。

事实证明，某些历史地名之所以影响广泛深远，是跟那里发生过的故事、名人、名店或美食分不开的。

（作者原工作单位：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75岁）

两位老同学朝我缓慢走来，我看得真切，看得热泪盈眶，看得激情满怀……回家后，情不自禁地打开电脑，记下他们相濡以沫的事迹：

她牵着他的手，就像几十年前她牵着蹒跚学步的儿子一样；只不过那时她牵着的是一只稚嫩轻巧的小手，现在牵的是一只粗糙沉重的大手。

他握住她的手，抓住不放，就像他小时候紧紧地拉住母亲的手，唯恐一放开便会失去支撑、保护的害怕。握着她的手，他踏实、有安全感。

她走一步一停顿，他搓几步一停顿，她等着他，他紧跟着她。两人步伐和谐，始终在一条线上起步，停顿、停顿、起步，缓慢前行。

她娇小，他高大。一矮一高，力量重心由“高”偏移于“矮”。她浑身汗湿，他脸上淌汗，汗与汗融合在一起，心心相印。

在一棵行道树下，她让他靠拢树干，然后掏出一块毛巾踮脚尖给他擦汗。毛巾由他的湿头发擦至脸盘、脖颈。他一脸灿烂地对她笑，她含情脉脉地温存绽放。他唔唔地对她发音，她注意听，然后拧开了一瓶纯净水递到他手上。他颤抖地举瓶喝水，漏水潮湿了他的衣裳。他不好意思地裂嘴向她笑。她接过他的水瓶，说声没关系，擦掉他衣裳上的水迹。

半年前，他患突发性脑溢血，抢救过来了，但左半边麻木，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在四个月里，他行动不便，她给他喂饭喂水，翻身接尿，擦洗身子……暑天气温高，他吹不了电扇用不得空调，她就坐在他床边轻轻地摇着扇子扇风，哼着他们以前喜欢唱的一首歌。她把他的头揽进怀里，用手梳理，他那花白的头发，跟他说着话。他唔唔地口齿不清应答，无法言谈。她揣摩他的唇语，用笔跟他交流；她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给他看，对的让他点头，错了让他摇头，她另外再写……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语音练习，她读懂了他说的话。他唔唔地哭了，为的是他的病拖累了她，他心疼，他不安，他想起绝食的方式弃世解脱她的痛苦。但她轻声细语地劝慰他，帮他解开心结，放下了思想包袱。她说，什么叫白头偕老，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相依为命？这几个成语不是口号标语，而是我们坚贞不屈的爱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会儿，他是独子，按当时的政策本可以留在城里并能找到工作。但是为了照顾出身不好的她，他放弃了留城里，与她牵手一起下了乡。在乡下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共同劳动、生活、学习，恢复高考后又一起考取了同一个大学。

他是学校里的短跑冠军又是文体委员，人长得高大英俊，而且是高干子弟，家庭条件、背景极好，是校园里的白马王子，追他的女同学排成了长队。他可以毫不费心思地跟校园里的任何一个“校花”好上，并很快能获得她们的芳心。但他不是一个轻浮、朝三暮四的人。他稳重有思想有眼光，不被浮光掠影的华丽迷住，而选择了性格文静，相貌平平的她。他的选择让同学们大跌眼镜，同学们万万想不到他会爱上一个“丑小鸭”。最后他们用“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来嘲笑他。但他我行我素，不被流言蜚语误伤，忠实于他俩的爱情。就在这棵行道树下，他红着脸对她说，他爱她，要牵着她的手照顾她一辈子！

后来他们走到了一起，结婚生子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几十年来，他们就是这样牵着手走过来。现在他们依然牵手相依，而支撑点由左移向右。重心的偏移并没有使弱小的她脚杆发颤。她挺直腰杆脚踏实地一步挨一步牵着他的手向前走……这就是我那两位老同学共同谱写的夕阳之歌。

（作者原工作单位：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70岁）

人生絮语

要谋子孙带书香

□糊涂老马

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的诗集《红叶集》中，有一首写于辛巳年（1941年）九月廿二日的诗《抗战军兴，生活困难，售家俱以充家用，独书籍不肯售去》云：“邛架万卷多琳琅，先贤遗爱留芬芳。用器全舍独靳此，要谋子孙带书香。”他不仅不肯卖书，还省吃俭用“淘”了不少书。

“书香”，原系古代读书人家为防书籍虫蛀、霉变，要么用樟木箱装书，要么在书中夹芸香草。书打开后，清香袭人！故喻之为“书香”；“书香”亦指书中内容传世不朽。故古人常以“书香世家”、“书香门第”自诩，或泛指世代有读书习尚、传统的家庭。

其实，不是所有“书香世家”都泛“香”，子孙后代俱“成器”，不乏辱没门第之徒和败家子；也有不曾世家也泛“香”，穷人之子都“成器”的家庭……

我也喜欢书，舍不得卖书。常远赴马街、张官营、小屯，近到潘家湾、西站书市。因囊中羞涩，故多看少买。学会

上网后，发现网上书店不少，孔夫子旧书网在云南的网上书店就有60多家，心仪的书也不少，但喜欢当面看货，讨价还价。外地的，豆腐盘成肉价钱，自然不去；本地的倒也方便，留有电话地址，就有选择地登门拜访。但有的欢迎，有的不欢迎，而是约好时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书贩中，不乏世家，虽深藏不露，但既贩书，又淘书，言谈举止常泛酸，难免暴露。而不曾世家的书贩更多，则多贩书，也淘书，还泛香……

有铺面的，老板或老板娘都精明事，有的书，既看不到实物又讲不下价钱，还会“宰”客。比如某书店老板，初摆地摊，后有小铺，逢人低三下四。现有了大铺，财大气粗了，就势利眼。一天，我问他给有某套书。他说：“有！”我要看，他说要买才能看！我说要买，他马上改口：“在家首（里），改天再来。”我问：“多少钱？”“700块！”网上最高才400

块，我掉头就走！“650要不要？”、“600？”、“550？”……我始终有回头。

昆明的旧书店，多是外地人开的。有家旧书店，是四川人开的，在三个地方有铺面，夫妻俩都是大学毕业生；有几个网上书店，是一家禄劝人开的。父亲文化不高，儿女都是大学生，一人开一个网店，铺面、仓库好几个，父亲则负责看守铺面、打扫卫生和收购送上门的旧书……

有得铺面，设在“家”里的有很多，有的在出租屋，有的是临时房，大多“躲”在拐弯抹角城中村，极少“藏”在老旧小区。笔者曾登门拜访过几家，老板或老板娘客气得多！在这些“家”里，既眼见实物，可讨价还价；不仅淘到“宝”，又闻到“香”，感受“家”的温馨。还为这些不曾世家也泛“香”，穷孩子早当家，都“成器”的家庭所感动……

（作者原工作单位：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77岁）

峥嵘岁月

那些年，那杆秤，那饭店

□王宏志

提起秤来，人们会想起它的发明人古代商人范蠡，是他受到农夫用一根横木绑在一根木桩上用木桶在井里取水的启发，发明了这一在市场上统一计量的工具。而在我的心中也有一杆40多年难以忘怀的秤。

那是1975年6月，正值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实行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知识青年。一直在铁路工作的我被派往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公社担任知青带队干部。到了这个公社不久，正逢社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当时的我，对农村的一切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那次开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摆在会议报到处的那杆秤。每个前来报到的人都背着一小袋粮食，尽管你不认识他们，但你从他们粮袋交的粮食便可以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交包谷和麦子的是山区的，交大米的是坝区的，交粮标准：大米一天1斤，包谷和麦子一天1.2斤。

记得在城里时，也经常开会，吃会

议伙食，但是会议报到处和农村不同，是没有那杆秤的，前来开会的人交的是粮票，但也有一些麻烦，由于铁路上点多线长，有的车站属于贵州和四川，比如红果车站，属于贵州盘县，成昆铁路的拉蚌车站属于四川攀枝花，他们使用的是当地的粮票，在云南是不能流通的。所以他们每达到昆明开会都要到单位打证明，到粮店换成全国粮票。我就遇到在贵州和云南的铁路同事开会时忘换全国粮票，从我这里借粮票的情况。

刚到农村的我，还带着疑问问过公社干部，才知道那些年，我们国家实行城镇人口粮票制，农村的人口没有粮票，除公社的国家干部外，其他的人只有交粮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交的包谷和麦子可以统一到大板桥粮店换成大米。后来，我发现不但在公社是这样，在区上、市上也是这样，我也慢慢熟悉了各种会议报到处的那杆秤，也就见惯不怪了。再后来我还发现，农村的大

队干部和小队干部到城里办事都是要自带干粮的，因为没有粮票在饭馆里是买不到吃的。

我结束知青带队工作回城时，一次在德胜桥附近的工农兵饭店遇到了大板桥公社沙沟大队的支部书记李洪，他正从那里吃了饭出来，他告诉我这里吃饭不要粮票，是昆明市新开的独一家不要粮票只收钱的饭店，连菜带饭2角钱一餐，他们来昆明办事都在这里吃饭。我顺便望了一眼，难怪饭店前排了那么长的队，可能都是身上没有粮票的人吧。现在这家饭店的位置成了邦克大酒店，但在很多老昆明人的心中还记着这家不要粮票就让人填饱肚子的小小饭店。

那些年，那杆秤，那饭店，在今天连粮票都没有见过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却是昆明40多年改革发展的真实写照。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铁路局，67岁）